

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第六十四輯
沈雲龍主編

清

史

論

叢

存萃學社編

附：村山緯・北條鉉・大清三朝事略

文藻出版社

有限公司
印行

存萃學社編集

清史論叢 第三集

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印行

清史論叢

第三集目錄

滿洲名稱考……………	東方雜誌社……………	一
『東方雜誌』第一〇卷第十二號（一九一四年六月一日）		
清代堂子所祀鄧將軍考……………	孟森……………	四
『明清史論著集刊』一九五九年十一月		
清太祖由明封龍虎將軍考……………	孟森……………	一七
『明清史論著集刊』一九五九年十一月		
清太祖起兵爲父祖復讐事詳考……………	孟森……………	二六
『明清史論著集刊』一九五九年十一月		
清太祖殺弟事考實……………	孟森……………	四二
『明清史論著集刊』一九五九年十一月		
清太祖所聘葉赫老女事詳考……………	孟森……………	五一
『明清史論著集刊』一九五九年十一月		
清太祖告天七大恨之眞本研究……………	孟森……………	六二
『明清史論著集刊』一九五九年十一月		

康熙重修太祖實錄跋……………孟森……七七

『明清史論著集刊』一九五九年十一月

上虞羅氏所刻山中聞見錄題跋……………孟森……八〇

『明清史論著集刊』一九五九年十一月

重印朝鮮世宗實錄地理志序……………孟森……八九

『明清史論著集刊』一九五九年十一月

滿洲老檔譯件論證之一……………孟森……九一

『明清史論著集刊』一九五九年十一月

清史稿中建州衛考辨……………孟森……一〇六

『明清史論著集刊』一九五九年十一月

辨朔方備乘中之鄂勒歡……………孟森……一二六

『明清史論著集刊』一九五九年十一月

薩哈連非黑龍江考……………孟森……一三三

『明清史論著集刊』一九五九年十一月

附錄

滿洲老檔秘錄 上下冊……………金梁編譯……一四一

滿洲名稱考

東方雜誌 第十卷
第十二號內外時報

滿洲二字。清一代自認爲未有中國以前之國名。又自認爲未能立國以前之部族名。近日本稻葉巖吉等。考建州女真。乃謂滿洲之國號。在崇德以前。全無蹤影。此事遂大有疑問矣。今就清代官書。與日本所蒐集之明人及朝鮮_一記載。相互鈎稽。知清人誠有矯誣之嫌。日人亦有未盡密檢之處。分別詮釋如下。

一、日人稱滿洲二字爲文殊之對音。是也。滿洲源流考卷一云。按滿洲本部族名。以國書考之。滿洲本作滿珠。二字皆平讀。我朝光啓東土。每歲西藏獻丹書。皆稱曼珠師利大皇帝。翻譯名義。曰曼珠者。華言妙吉祥也。又作曼殊室利大教王。經云。釋迦牟尼師毗盧遮那如來。而大聖曼殊室利。爲毗盧遮那本師。殊珠音同。室師一音也。當時滿號聲稱。實本諸此。今漢字作滿洲。蓋因洲字義近地名。假借用之。

遂相沿耳。實則部族而非地名。固章章可考也。又載高宗御製全韻詩。號建滿洲。開基肇宗。二句之下自註。語意相同。則滿洲之爲讀作平聲之曼珠。又爲本於曼珠師利之佛號。佛號普通書作文殊師利。滿洲之卽文殊。固爲清室子孫臣工所自言。日人亦第據中國之官書耳。

二、清朝自諱其建州之舊號。最啓疑問。建州三衛。爲明代羈縻之臣。無可忌諱。而清必欲掩滅其迹。自乾隆以前。歷次搜毀明代文字。大半用意在此。官修明史。全部不見建州事。外國傳既無建州。亦無女真。本紀亦盡削嘉隆以前遼東之兵事。至萬歷以後。清太祖已崛起。明取夷之威信。亦一蹶不振。乃始張其開國之武功焉。僅有一二守遼將帥列傳。偶然

漏見建州事實。亦已削去建州二字之明文。然正以文字中不見建州。故所載事實。猝不易辨爲是何部落。以故轉得幸存一二於明史。蓋當時之君若臣。皆於意想之外。留其所甚諱實於簡冊。如張學顏李成鑒等傳是也。南潯莊氏史案。以有王昊之名。爲罪狀之一端。而張李傳中。俱有捕斬王昊之明文。箝制如是之酷。卒不免有此罅漏。古人所謂校書如掃落葉。旋掃旋生。而當時生事邀功之文人。亦復未能舉發及此。二百年來在茫昧之中。無人敢研究及之者。吁可慨也。

其最可笑者。吉林通志引盛京輿圖。言三姓人共舉布庫里雍順爲主。定號滿洲。南朝誤名建州云云。此日本所指爲乾隆帝及當時史官等。以祖宗臣服於明爲忌諱。乃發此言。主張曾有創建之國號。故意捏造事實者也。清修明史。雖百端隱沒。建州之名。既不見紀傳。并地理志亦沒之。據明中葉以後之疆域。建州已成化外。遂并澤其國初稱索之真相。然於兵志職廢衛所云。洪武永樂間。邊外歸附者。官其長爲都督都指揮指揮千百戶鎮撫等官。以敕書印記設都司衛所。此下載二百八十四衛之名。於建州衛。在洪武間置之列。有建州左衛。在永樂十年置之列。有建州右衛。在正統間置之列。以其與一代兵制有關。未能抹煞。然建州設衛。與朵顏三衛同見。而朵顏三衛。在外國傳。建州三衛。則無傳。是其方同道里。但不見於明史。無論其沿革事實矣。然則雖一見於兵志。當時修史者之意。則仍使人不知建州爲何地何人而

已。乃於乾隆朝。更捏爲滿洲誤名建州之說。然則如彼之意。建州本無此名。明史之建州三衛。又應改正爲滿洲三衛矣。豈不自相矛盾。欲蓋而彌彰乎。宜日本人之燭笑也。

日本人所考建州三衛歷史。參以清代未能毀盡之書。反清代官書中自存之罅漏。另作清朝前紀。茲不贅。

三、滿珠字。明代書作滿住。係最大酋長之稱。建州人歷代相傳如此。考建州衛創設於洪武間。明代各紀載。詳其第一指揮使爲女真野人頭目阿哈出。並以阿哈出從軍有功。賜姓名爲李思誠。阿哈出之子釋家奴。永樂八年。更賜姓名爲李顯忠。其與阿哈出父子同時爲女真酋長。而於永樂十年。又經明庭分置建州左衛。而勅爲指揮之猛哥帖木兒。即清代所尊爲肇祖原皇帝之孟特穆。此事日本人考之最詳。當別綴入清朝前紀篇中。夫建州左衛。自建州衛分出。而建州衛指揮。則已世從李姓。正統三年。有建州衛掌衛事都指揮李滿住。爲朝鮮所壓迫。內徙遼東。見皇明實錄。此李滿住必爲阿哈出之後。時已有滿住之稱。至正統五年。又勅諭建州左衛都督凡察等。聽總兵官曹義等安插。與李滿住同居。是爲建州衛與建州左衛會長並處一地之始。亦即左衛依其所宗主之建州本衛。不甚獨立之始。凡察與孟特穆之子董山。即清朝官書所謂无善者。叔姪爭印不決。明庭就而撫之。又分設建州右衛。要皆僭分官印。並未分地。則左右兩衛。皆與建州本衛同地。不過多其酋長之名耳。惟李氏得稱滿住。蓋猶建州

女真種人戴爲共主之意。

夫李滿住之稱滿住。何以知其會長之稱。而非個人所命之名乎。日本人所搜輯之朝鮮書籍燃藜室述中所錄之柵中日錄。記萬歷四十七年即清太祖天命四年。明兵大敗於清。所徵調之朝鮮兵。由都元帥姜弘立率以降清。以三月初四日。見明兵大敗。劉綎等殉節。遂與清兵約和。日錄言約和後。軍始下山飲水。胡將仍言此事當到城見滿住後。許令還國云云。則當時太祖已建元稱尊號。將士尙稱之曰滿住。可知滿住二字。爲建州最尊之稱。前惟李氏可稱滿住。至是則以稱太祖宜也。

滿住即滿珠。亦即滿洲。爲建州會長之尊稱。既如上述。則建州一部族。可稱爲以滿住爲會長之部族。則謂之爲滿洲部族。猶之稱國爲王國帝國侯國之類。滿洲固非部族之名。而稱建州部族爲建州滿洲部族。則其文義猶之大清帝國日本帝國比利時王國盧森堡公國。略無足怪。明季北路。稱萬歷四十四年。清太祖建元天命。國號後金。黃衣稱朕。當時自稱曰朕。而其臣下則猶稱之曰滿住。亦即稱之曰滿洲。其對明而言曰。我滿洲如何云云。猶之明人謂上命如何云云也。然彼此誤會。他人聞建州人自稱我滿洲。不以爲建州人係傳其主命。直以爲建州人自名其國或部族爲滿洲。建州人亦遂承認之。其後太宗時致書明督師袁崇煥。即自稱滿洲國皇帝矣。轉輾幾用滿洲二字爲國名。其中說化之所由來。約略可見。日

本人謂清室捏造滿洲二字。始於崇德年間修成之太祖實錄。所謂始祖即定國號爲滿洲。其實不過因太祖受人曼珠利師等字。以佛號爲尊稱。因而用尊稱上冠之首二字。捏爲國名。以自諱建州之舊號云云。此說恐亦微嫌武斷。蓋滿洲既爲會長之尊稱。則其所稱爲始祖者。必卽爲建州女真之會長。當時卽受其所屬尊稱曰滿洲。當無疑義。後既以滿洲二字移轉而爲國名。則溯其得此二字之由來。謂在始祖之世。雖因果之間。未盡核實。要未可卽指爲捏造也。

滿洲卽文殊之佛號。建州女真之尊其長。輒呼爲佛。此遺俗蓋終清世未之或改。近時人之所知者。宦官宮妾及北方市井細人。皆稱孝欽爲老佛爺。夫此非孝欽所獨創之格也。北方大鼓書。如永慶昇平之類。多稱康熙佛爺。此等書自道咸以前已有之。故知清一代帝王有特稱。皆稱之曰佛。考試功令。佛字三槩。亦其證也。再考市井細民。宦官宮妾。其稱帝王。恆有特稱。宋稱官家。此紀載所常見。明內臣奏事稱列聖曰老爺。稱當時之皇帝曰萬歲爺。見劉若愚酌中志序。列聖之稱老爺。必冠以當時之年號。或其廟號。若稱萬歷帝爲神廟老爺是也。清室入主中夏。其稱爺當沿明舊。其稱佛又仍建俗。故有佛爺之稱。此亦一掌故。可攷正於學士大夫者也。

清代堂子所祀鄧將軍考

禮親王昭槤嘯亭雜錄云：『國家起自遼藩，有設杆祭天之禮。又總祀社稷諸神祇於靜室，名曰「堂子」。實與古明堂會祀羣神之制相符，猶沿古禮也。既定鼎中原，建堂子於長安左門外。建祭神殿於正中，卽彙祀諸神祇者，南向。前爲拜天圓殿。殿南正中，設大內致祭立杆石座。次稍後兩翼分設各六行，行各六重。第一重爲諸皇子致祭立杆石座，諸王、貝勒、公等各依次序列，均北向。東南建上神殿，南向，相傳爲祀明將鄧子龍位。蓋子龍與太祖有舊誼，故附祀之。』此清皇族自言堂子祀有明將鄧姓者，而以鄧子龍實之。考昭槤之襲禮親王爵，在嘉慶十年，已爲代善六世孫，其所傳述，去國初已稍遠。其云設杆爲祭天，總祀諸神有社稷，皆爲誣捏。

查慎行人海記：『元旦堂祭』條：『每歲元旦味爽，未謁太廟，先上堂祭，乃鄧將軍廟也。在廟門之巽隅，庭列劍戟，自車駕外，侍從皆匍匐而入，非親暱者不得隨行。按：鄧諱子龍，南昌人，萬曆中副總兵。』查氏逕稱堂子爲鄧將軍廟，無附祀之說。其云庭列劍戟，侍從皆匍匐而入，或其時儀式如此。今清會典則不同矣。

蕭爽齡永憲錄：『康熙六十一年三月，上跳神回宮。』注云：『跳神，國制也。凡遠出者回，必享牲酬神；病愈亦然。滿洲之行此者，咸具饌以招親友，盡醉飽乃已。或云卽祀堂子所奉之鄧

將軍，相傳明鎮遼總兵，殘建州部，而保護我太祖於孤幼中，故祀之等祖廟。一曰其神主疾病。『蕭氏此說，亦早於昭槤。其言鄧將軍，並無子龍之名。要其爲堂子祀鄧將軍之說，則先後一也。夫蕭氏疑跳神之卽堂子，今據滿洲祭神祭天典禮，知其不然。』跳神之日，朝祭設如來、觀音位，而夕祭則設七仙女、長白山神、遠祖、始祖位。溯跳神之始，源自蒙古，輝和跳神，以一人介冑持弓矢，坐墻堵。蓋先世有劫祀者，故豫使人防之，因沿爲制。』據此，則非滿洲自創之堂子祭也。惟其所述堂子之傳聞，則可證鄧將軍爲舊有之說；而其云『將軍殘建州，獨保護太祖於孤幼，』則又誤合於李成梁事。又曰：『一曰其神主疾病。』此則亦堂子之舊聞，可供印證。

堂子之爲祭天，其說起於乾隆年。蓋高宗自爲文飾之語，而清代臣工記載皆述之。乾隆十四年，初定金川，三月凱旋，四月丙午諭曰：『堂子之祭，乃我朝先代循用通禮。所祭之神，卽天神也。列祖膺圖御宇，既稽古郊禋，而燔柴典重，舉必以時。堂子則舊俗相承，遇大事及春秋季上旬，必祭天祈報，歲首最先展禮。定鼎以來，恪遵罔怠，且不易其名，重舊制也。考諸經訓，祭天有郊有類，有所穀祈年，禮本不一。兵戎，國之大事，故命遣大將，必先有事於堂子，正類祭遺意，而列禱行禮則禱也。我祖宗於行營中或別有征討，不及歸告堂子，則望祭而列禱行事，其誠敬如此。朕思出師遣遣，則凱旋卽當告至。乃天地宗社，俱已祝冊致虔，且受成太學，而堂子則弗之及。祠官疏略，如神旣何？祀典攸闕，彝章宜備。著議政王大臣等，詳悉具儀，朕親爲裁定，載入會典。特諭。』尋奏：『謹按會典：『崇德間大兵凱旋，太宗文皇帝率衆拜天，大設筵宴。宴畢，

躬率凱旋王、貝勒、貝子、公、大臣等，恭謁堂子，行三跪九叩禮。」請嗣後凱旋，致祭於天、地、太廟、奉先殿、社稷、陵寢如常儀外，皇帝皆祭堂子，由禮部請旨，欽天監擇吉。屆期鹵簿大駕全設，禮部堂官奏請皇帝詣堂子行禮，凱旋將帥大臣，及諸王、貝勒、貝子、公、鎮國將軍、都統、尙書等官隨行。禮部堂官恭導就位，凱旋將帥等依次排立，鳴贊官贊跪，叩，興，皇帝行三跪九叩禮，將帥等隨行禮畢，禮部堂官奏請駕還宮。樂作，禮成，如儀。』得旨：『是，依議。』

據東華錄所錄實錄之文如右。是知以堂子爲祭天，而以類祭、禡祭等古禮之名比附之，皆出高宗之創意，禮臣承旨附和其間，由此定入會典，而後祭天之說乃有明文。當禮臣議奏時，所據故事，乃崇德年間凱旋所行，明言太宗先率衆拜天，卽設宴，宴畢，再率凱旋諸將恭謁堂子。是堂子非天，尤爲明晰。其載入會典之年，據事例：『乾隆十七年奉旨：堂子祀典，載入內務府會典。』蓋十四年因金川凱旋，諭禮臣後，迭經奏復奉旨，至十七年乃指定會典應載之官署職掌也。

再考會典所載內務府祀典，滿洲舊俗所祭諸神，以坤寧宮居堂子之先；而乾隆十二年勅撰之滿洲祭神祭天典禮，則以堂子居坤寧宮之先。蓋其次序亦非清初之原序。清初以堂子爲祀典之最尊；

坤寧宮乃堂子不祭之時，安奉諸神，而便於朝夕躬祭者也。歲十二月二十六日，則悉索諸神，昇入堂子，以供元旦之陳列。此數日間，坤寧宮以神不存在，亦停朝夕之祭，惟元旦日猶向諸神空位上香一次。元旦堂子雖供諸神，而獨祭圓殿，則元旦祭堂子，實爲惟一之典禮，非諸神所共預。但諸神亦必於元旦安奉於堂子，可知堂子爲棲神之重地，非坤寧宮朝夕便安之比。堂子之神，謂之紐歡

台吉、武篤本貝子。「台吉」、「貝子」，皆金、元以來尊貴之號，爲所習稱，而爲其時建州酋長所不敢自居，以奉其所尊之神，示崇敬之意。後乃沿稱不改，存舊俗耳。要其爲人鬼而非天神，則明矣。

堂子之制，饗殿不奉主神。遇大祭時以奉諸神。而主神則別爲圓殿，北面以向之。諸神者，有朝祭神，有夕祭神，卽坤寧宮中每日朝與夕所分祭者也。朝祭神有三：（一）釋迦牟尼，（二）觀世音菩薩，（三）關聖帝君。夕祭神，其名甚多，總稱爲穆哩罕諸神，畫像神，蒙古神。會典事例云：『夕祭祝辭所稱，有阿琿年錫、安春阿雅喇、穆哩穆哩哈、納丹岱琿、納爾琿軒初、恩都里僧固、拜滿章京、納丹威瑚哩、恩都蒙鄂樂、喀屯諾延諸號。中惟納丹岱琿卽七星之祀；其喀屯諾延卽蒙古神，以先世有功而祀；其餘均無考。又樹柳枝求福之神，稱爲佛立佛多鄂謨錫瑪瑪者，爲保嬰而祀』云云。凡此皆坤寧宮所供之神。除朝祭三神外，餘皆見夕祭祝辭。而惟佛立佛多鄂謨錫瑪瑪，則爲求福祭時專祭，其祝辭中，惟有佛立佛多鄂謨錫瑪瑪之神位。別有朝祭求福祝辭，則以朝祭神佛菩薩冠其前，乃及佛立佛多鄂謨錫瑪瑪。有夕祭求福祝辭，則以夕祭神穆哩罕等諸神冠其前，乃及佛立佛多鄂謨錫瑪瑪。蓋除諱日專爲求福之祀外，平常朝祭夕祭，隨時皆可附帶求福，此佛立佛多鄂謨錫瑪瑪，卽京師士大夫相傳之『萬曆媽媽』也。首爲『佛立』，末爲『瑪瑪』，疾讀之，略其中間，遂成『萬曆媽媽』之音。因謂清太祖被李成梁擄獲時，神宗太后命勿誅，故清世永祀神宗太后於宮中。每日必祭，祭必以豬。禁門甫闢，一車懸一燈，載豬最先入宮。朝士候朝者常

見之，云此所以供萬曆媽媽者。其豬用後，載出官賤售之，朝士俸薄不能具肉食者，亦或購之。此說舊京官無不知之。無錫許靜山曾以筆之於所刊雜記。其實皆委巷語也。成梁破阿台時，并殺太祖祖及父。阿台猶爲小醜，其所從屬之名目，奏報所不及，實錄所不見，何至煩太后之緩頰？清宮中晨所進豬，乃以供坤寧宮之朝祭。朝祭三神，如來、觀音不食肉，先以香碟三、淨水三瓊、方切灑餅十盤，設供訖，卽撤佛、菩薩水二瓊，撤菩薩像，移供佛小亭，然後移關帝像於正中，乃進豬，先用二瓊獻水致禮，又合二瓊水爲一瓊，灌豬兩耳，去皮而節解之。凡用二豬。載豬首先入宮，自是事實。『萬曆媽媽』則緣佛立佛多鄂謨錫瑪瑪之附會。此可以附明清宮傳說之一故事者。

坤寧宮之祭神，歲終皆彙總於堂子，一切神位，皆昇入堂子饗殿，且一年中所積楮帛，及祭神所樹之杆，祭佛立佛多鄂謨錫瑪瑪之柳枝，皆送堂子焚毀。是堂子爲祭神之定所，而坤寧宮特其近便之祀所耳。惟歲終至元旦，諸神皆正位於堂子。其餘春秋立杆大祭，及四月八日浴佛之祭，則皆祇請朝祭神，卽如來、觀音、關帝三神，入堂子致祭。祭時，饗殿祭昇入之神，而對面圓殿則祭堂子主神。元旦日饗殿雖遍供諸神，而祭拜惟在圓殿。圓殿北向對饗殿，主神面北，帝南向而拜。杆祭及浴佛祭，則饗殿、圓殿並祭。其餘正月初三及每月朔，則專祭圓殿，謂之月祭。正月用初三者，初二始撤元旦所供諸神歸坤寧宮，故以初三爲圓殿專祭也。又堂子東南隅上神殿，亦有月祭，正月用初二，餘月用月朔。嘯亭雜錄以此爲附祀鄧將軍，其堂子中爲馬祭神，則坤寧宮內諸神，移供於祭馬神室。室在神武門內，而堂子則於圓殿設祭，其遣將及凱旋等祭告堂子，則專祭堂子主神。

於圓殿，不復及坤寧宮諸神。是可知堂子囊殿爲諸神之總匯。堂子圓殿爲堂子主神所在。主神對佛、菩薩、關帝則北面，故圓殿北向。每月朔祭尙錫之神於上神殿，殿南向。此堂子祭神之全部規制也。後修之會典，強名元旦之祭曰拜天，其實乃專拜圓殿主神而已。

元旦專祭堂子，既明其非拜天；然其禮意隆重，實在祖先祀事之上，故高宗以拜天附會之。清初元旦朝儀，備載人海記。記云：『元旦宮廷內外朝儀：五鼓，駕親祭堂子，各官俱朝服於午門外送。黎明，駕回宮，先至奉先殿，繼至寧壽宮，行禮畢，然後乘輦出御太和殿，受外廷朝賀。辰刻復回乾清宮，庭前樂作，上升寶座，垂簾。樂再奏，宮嬪於上前行禮。畢，樂三奏，簾捲，東宮諸王以次在殿庭行三跪九叩頭禮。樂四奏，公主郡主於宮中行禮。樂五奏，上御西煖閣，內外諸臣俱集午門內，望毓慶宮行兩跪六叩頭禮。禮畢，始退班。』查氏所記，爲康熙間太子未廢時元旦朝賀之禮。帝之行禮，最先堂子，而後祖，而後受外廷禮，而後受內廷禮，而後內外廷臣禮東宮，此其尊卑先後之序。

堂子主神之神名，謂之紐歡台吉、武篇本貝子。會典事例云：『上神殿即尙錫神亭。』謹案：欽定滿洲祭神祭天典禮『尙錫之神，即田苗神。其圓殿祝辭，所稱紐歡台吉、武篇本貝子者，皆不得其緣起。』夫祭神祭天典禮，原有彙記故事一門，惟堂子之神，不詳其緣起。然百年以來，故老傳說，則爲明之鄧將軍。惟考鄧將軍爲何人，即知其緣起矣。其名既爲滿洲名之人爵，其體制尤向佛、菩薩、關帝北面。清世祭佛、菩薩、關帝之祝，又稱爲上天之子，堂子主神亦稱爲上天之子。

總之，堂子有主神，祭堂子決非祭天。祭天之說，爲高宗所創造，既不欲革除國俗，又不甘循守舊名，遂有此牽合禮文之謬說。按之致祭之實狀，則無一而可合也。今於祭神祭天典禮中，錄其祭堂子饗殿所迎之神，及祭圓殿、上神殿祝文各數通如左：

堂子圓殿月祭祝辭：『上天之子，紐歡台吉、武篤本貝子！某年生小子，某年生小子，（此爲主祭之人，設兩名者，爲帝及太子也。若帝及太子不與祭，即用代祭之人。舉其生年，初以小子，此下即必有其名。此所謂滿洲舊俗。）今敬祝者：豐於首而仔於肩，衛於後而護於前。畀以嘉祥兮，齒其兒而髮其黃兮，偕老而成雙兮，年其增

而歲其長兮，根其固而身其康兮。神兮貺我，神兮佑我，永我年而壽我兮！』

堂子立杆大祭饗殿內祝辭：『上天之子，佛及菩薩，大君先師三軍之帥關聖帝君！某年生小子，某年生小子，今敬祝者：貫九以盈，具八以呈。九期屆滿，立杆禮行。爰繫索繩，爰備黍盛，以祭於神靈。（以下同上祝辭。）』

立杆祭時圓殿內祝辭：『上天之子，紐歡台吉、武篤本貝子！某年生小子，某年生小子，今敬祝者：貫九以盈。（以下同上饗殿祝辭。）』

堂子尙錫神亭月祭祝辭：（圓殿月祭，乃元旦日，雖諸神皆在饗殿，而所祭則惟圓殿。尙錫神亭月祭，乃正月初二日及各月朔。）『上天之子，尙錫之神！月已更矣，建始惟新。某年生小子，敬備黍盛兮，潔楮並陳。惠我某年生小子，貺以嘉祥兮，畀以康寧。』

浴佛祭，則舉行亦必在堂子。其饗殿內祝辭：『上天之子，佛及菩薩，大君先師三軍之帥關聖帝君！某年

生小子等，今敬祝者：遇佛誕辰，偕我諸王，敬獻於神。祈鑑敬獻之心，俾我小子豐於首而仔於肩。（以下同前饗殿祝辭。）』

浴佛祭堂子主神圓殿祝辭：『上天之子，紐歡台吉、武篤本貝子！某年小子等，今敬祝者：（以下同上饗殿祝辭。）』

爲馬祭神，（非祭馬神，乃爲馬而祭國俗所崇奉之神，即坤寧宮諸神及堂子神也。祭諸神，在神武門內祭馬神室；堂子

神，則祭於堂子之圓殿。）堂子圓殿祝辭：『上天之子，紐歡台吉、武篤本貝子！某年生小子，今爲所乘馬敬

祝者：撫脊以起兮，引鬣以興兮，嘶風以奮兮，嘯霧以行兮，食草以壯兮，齧艾以隴兮，溝穴其弗蹈兮，盜賊其無撓兮！神其祝我，神其佑我！』

祭馬神室祝辭，所祭坤寧宮朝祭夕祭各神，其首各如朝祭、夕祭祝辭，『敬祝者』以下各如堂子祝文。

歷觀堂子各祭禮節，及所祭各神祝文中之主名，明堂子之決非祭天。而清代於堂子既極其尊崇，又曲爲之諱飾，而惟口語傳說，則謂之祭鄧將軍。噶亭雜錄雖言鄧將軍，又以堂子中之尙錫神當之，則是主神仍不知誰何也。清史稿禮志，於內務府所掌祀典，頗用滿洲祭神祭天典禮，故俱在清通禮之外。即跳神一事，不在內務府祀典者，禮志亦載之。但其說堂子中之鄧將軍，又兼用會典事例及噶亭雜錄兩說。蓋於尙錫神，既曰田苗，又曰或謂明總兵鄧子龍。其於所謂紐歡台吉、武篤本貝子者，仍無所指名也。今考堂子之在清室，自太宗未改元崇德以先，乃建州人家所共奉之神，猶子子跳神也。會典事例：崇德元年定官員庶人等設立堂子致祭者，永行停止。是可知其既非天神，

亦非清先世一家之祖，蓋爲全部落所信仰之一神。崇德元年，始建國號曰清，始定帝制，即限堂子爲皇室之祭，不許官民之家設立，則其前固家家可祭堂子矣。

堂子規制，會典事例所載詳矣，而尙有一不載之地，爲自來考論堂子者所不及。北京堂子之始建，在順治元年，擇地在長安左門外玉河橋東。光緒辛丑拳變後議和，長安街以南地，皆劃作使館界，堂子遂遷於街北。其時西狩初回，勵行新政，工程不由內務府專辦，遷移興築之事，一委尙書張百熙。百熙先任工部，繼調刑部，仍領工程事，所分委之部員，遂有刑部司員承乏，而堂子之役，則委吾鄉董綬經康。董言新建之堂子，一仍舊式，而縮小至五分之一，限於地也。會典所載規制，祇言其拜祭時所及見者。而南牆之外，復有一大方場，植松樹四十九株，儼然墳塋，與拜祭處隔絕不通。所謂饗殿、圓殿，亦皆庫隘，饗殿中間一炕，中爲明間，傍爲暗間，與普通居室相同。舊堂子卽無偉大之建築，門亦西向不南向。門外一街，街外又一牆。牆之西北角，當玉河橋塊，開一小門。在小門以外，并堂子之門亦不可見，蓋頗有神祕之意。尤奇者，南端隔絕一松林，自來不見會典著錄。清末改革之際，震鈞作天咫偶聞，始及此成林之松柏。而全文多所附會，復錄如下：

偶聞云：『堂子在東長安門翰林院之東，卽古之國社也。所以祀土穀，而諸神附焉。中植神杆，以爲社主。

諸王亦皆有陪祭之位。神杆卽「大社惟松、東社惟柏」之制。滿洲地近朝鮮，此實三代之遺體，箕子之所傳也。俗人不知，輒謂祀明鄧子龍。不知子龍蓋於太祖有舊。相傳開國初，太祖常微服至遼東，以觀其形勢，爲遼東所疑，子龍知非常人，陰送出境。太祖篤於舊，附祀於社，亦崇德報功之令典，非專爲祀鄧。

而設也。堂子牆外松柏成林，滿人欲請神杆者，具呈禮部，任擇其一，而仍以稚者補之。」

震鈞氏國變後，改名唐元素，僑居上海。偶聞初成書，視為談故都事之最有根據者。今下世久矣，再讀此記，堂子之文，則無一義不涉牽合。神杆乃春、秋兩祭而兩立，祭畢撤之，年終焚毀，明年再植新杆。舉樹木以爲社主之古說何涉？乃借滿洲東近朝鮮，箕子傳國社之制等語，愈牽愈遠。堂子牆外松柏，想是遷堂子時衆所共見。乃云滿人請神杆者具呈禮部，任擇其一，以稚者補之，此尤遠於會典事實。堂子立杆，正中爲大內致祭之杆；次稍後，兩翼分設各六行，行各六重。春、秋二次，舉行立杆大祭。前期一月，內務府派內管領一員，帶領領催三人，披甲二十人，前往直隸延慶州，於潔淨山內，砍取松樹一株，長二丈，圍徑五寸，樹稍留枝葉九層，製爲神杆。此堂子立杆之不採自堂子松林之明文也。至滿洲王公家之杆祭，據會典事例：自大內至入八分公，均祭一杆。鎮國將軍以下，不立杆致祭。此爲光緒間新修會典時定制。若清初之制，則崇德元年，原定親王、郡王、貝勒每家各祭三杆，貝子、鎮國公、輔國公每家各祭二杆，鎮國、輔國、奉國將軍每家各祭一杆；不祭者聽。無爵宗室不得祭。此項神杆，由各家自備，送入堂子，立於石座。乾隆十九年諭：『王公等建立神杆，應按爵秩，設立整齊，以肅觀瞻。嗣後著每翼作爲六行，每行六分，以未分封皇子等列於前，其次則親王郡王貝勒貝子公等，分爲六層。設立神杆。』等語。杆座除中央大內一杆外，左右翼各六行，六重，即各有三十六座，共可立七十三杆，即未必立滿其數。據乾隆十九年遵旨議定，是年左翼十六杆，右翼二十杆，是亦合爲三十六杆，恰爲得半之數。其杆皆枝葉